

# 老烟台皮铺 遭日伪敲诈



毛贤君

上世纪20年代至1938年2月,日军侵烟前夕,烟台市区的制革业十分发达。大小皮铺约有30余家。只要诚信经营,盈利可观,生活无忧。1985年秋,我写《烟台制革厂厂志》时,听我厂老工人讲: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前夕,老烟台街上历史最悠久的瑞蚨祥皮铺最盛时,有员工十五六人。历年盈利黄金有七八十两,法币存款十一万元。可见当年烟台市区制革业获利颇丰,经营状况的一个侧面。

1938年2月,日本军队侵占烟台,胶东地区沦陷。烟台市区的制革行业陷入困境。许多皮铺营业难以为继,处于停滞状态。因烟台市区周围不久就有共产党、八路军开创的抗日根据地。日军一方面推行所谓的“以战养战”政策,疯狂掠夺我国生皮资源。穷凶极恶,不择一切手段,把掠夺来的牛、猪、骡、马、驴羊皮运回本国,生产军用革制品。同时,大搞经济封锁。十分害怕失去皮革运往抗日根据地。同时,战火频繁,交通隔绝,抗日根据地的牲畜生皮运不进来,烟台市区制成的皮革卖不出去。日伪的军警宪特人员常到一些皮铺去敲诈勒索,使几家资金雄厚的大皮铺都坐吃山空,一蹶不起,甚至一些小家小户夫妻店的小皮铺,更是难以维继。

以瑞蚨祥皮铺为例,伪军老烟台人称他们为“二狗子”,官兵常去要块成革做鞋底、鞋帮用。当然是无敌牌牙刷子——一毛不拔,想和他们要钱,那可是搭梯子上天——没门。受日伪大的敲诈有三次:

第一次是抗日战争初期,瑞蚨祥做了些马面革,俗称马屁股子,发给大连一家客户做手表带用,载货的船将出烟台口岸,被日军海上巡逻队察觉扣下,一查得知大连客户是在瑞蚨祥买的,吓得陶掌柜花了一笔款,托人请客送礼,打点疏通日伪人员,这批皮革才得以出口。不久祸不单行,瑞蚨祥又收到一封匿名信,说瑞蚨祥皮铺私通八路,是抗日分子的窝点。写信人声称掌握证据,如不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来,按时送到指定地点,他要报告宪兵队,让掌柜尝尝日本人灌辣椒水、坐老虎凳的厉害。吓得陶掌柜赶紧花钱免灾。最严重的一次是1944年,瑞蚨祥和同祥泰两家皮铺各拿出一笔款,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——栖霞市桃村镇东的劳都村合资经营一家皮铺,当年十月,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发起秋季“大扫荡”,这个皮铺被日军放火烧毁,生产工具及

半成品都化成灰尘。工人疏散时,连被褥铺盖都没来得及带出来。仁义的陶掌柜又拿出钱来,给每个工人赔了一套铺盖。抗日战争胜利前夜,日伪军经常进行反动宣传,把羊头按在猪身上——颠倒黑白。说八路军来了要共产共妻,当掌柜的要遭殃,吓得掌柜陶东横只好宣布瑞蚨祥皮铺倒闭,员工们各奔前程。

同祥泰是建国前老烟台街规模最大的皮铺。1937年元月出版的《烟台概览》,介绍了烟台街规模较大的工厂四十八家。名列前茅的是同祥泰制革厂,地址小辛庄,再无其他介绍该皮铺的文字材料。上世纪30年代初期,进同祥泰皮铺学徒的青工,学三年徒,三年总共能挣三百块现大洋。柜上管工人吃住。日军侵占烟台后,货币贬值,物价飞涨。城区居民粮食供应紧张,只能吃糠子面,花生饼。同祥泰皮铺工人工资讲多少斤玉米。一个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,每月挣350斤玉米,按玉米的价格兑换成现金发给你。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。

覆巢之下,安有完卵。同祥泰皮铺除常常受日伪人员的敲诈外,又被一帮无业游民盯上了。当时烟台街上有帮外号叫“二老筐”为首的所谓游击队,兄弟二人开了家修自行车的店铺,对烟台街各家商号作坊经营情况了如指掌。同祥泰皮铺有钱,是窗户眼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。一个秋天的夜晚,二老筐领人从同祥泰后院的墙头上跳进去,绑走了有技术的二掌柜王梅武和一个青年徒工。第三天把学徒工放回来了,而王梅武却没放回来。要同祥泰皮铺派人拿钱到乳山县崖子村一带去赎,敲了一大笔钱之后,才把王梅武放回来,使同祥泰的元气大伤。

在日寇魔爪的蹂躏下,老烟台皮铺的厄运接踵而来。日军侵占烟台不久,就不让皮铺做牛皮了,把牛皮控制起来了,皮铺有半成品还可以做出来。到1939年夏天,连猪皮也不让做了。这真让同祥泰皮铺船上跑马——走投无路。一向对工人十分宽厚的掌柜曲华亭告诉大家:有亲的投亲,有友的投友,各奔前程。剩下无亲友可投的员工,曲华亭也很仗义。柜上只管一日三餐,不给工钱。职工家属的生活自己想办法。有的老工人,只好在东山聋哑学校附近开荒种地,勉强维持一家老少的的生活。直到1948年中秋节,烟台第二次解放,一唱雄鸡天下白,老烟台街皮铺又迎来了大展宏图,生机盎然的春天。

# 公社大礼堂



曲京溪

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,每个人民公社都有一个大礼堂。那是全公社党员干部部集会的场所,有时候也在里面举行文艺汇演。

最早听说大礼堂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。那年代,农户家家都有一个广播喇叭,木板做的那种,每天3次由县广播站播送节目。广播站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,还播本县新闻和自办的文艺节目。广播站还是播报重要通知的地方,每次公社召开会议,都要通过广播喇叭下通知:“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了,下面播送会议通知,经公社研究决定,明天上午8点半,在公社大礼堂召开全体社员大会,时间一天,自带午饭和凳子,望按时到会,不准迟到。”

母亲是党员,每当听到通知,她就会让奶奶拿出一个窝窝头,带一些咸菜,包到一块手帕大小的白布里。那时我们家还没有自行车,母亲就去找家有自行车的党员,让人家捎着去开会;实在找不到人捎,母亲就会步行10里路去。神圣的大礼堂,便成了我童年的向往和期待。

头一次瞧见我们公社的大礼堂,是在上世纪70年代,我作为学校的优秀团员代表,去参加公社的团代会。记得大礼堂就在公社的西南侧,它长有50米左右,宽度约30米,高度比二层楼要高。正门在西墙,墙面靠上的地方镶着一颗红五星,下方写着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醒目标语。礼堂四周,长方体的条石垫基,正方形的块石砌过人头,再往上就是一眼眼的大玻璃窗,窗边的檐墙用青砖砌筑,窗户之间,写着“提高警惕,保卫祖国”。顶上,铺着青灰水泥瓦。礼堂里面,是土地面,用不太白的石灰抹的墙,梁是两

根钢筋,跨度很大,房顶很高,那是全公社最宏伟的建筑了。进入礼堂,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,局促得大气不敢喘。大礼堂能盛下1000人开会,会议休息时,上厕所的人排成长队。厕所溢出污水,人们就垫上几块砖头如厕,像是跳芭蕾。

会场的气氛是严肃的,全不像在大队或生产队开会的时候,台上讲着话,台下拍草辫,纳鞋底,缝衣服的,该干啥还干啥。带队的老师在膝盖上做着记录,而我们,家里买不起小小的笔记本,更没有一只只能带出门的钢笔,就只能听会了。高高的屋顶上,麻雀跳来跳去,叽叽喳喳,在众目睽睽之下,还敢打情骂俏。它们是自由的,也是随性的。它们不与人作亲密接触,也不必去听舞台上什么官员的高谈阔论;它们感触的是大自然气候的变化,遵循的是自身生命的规律。

后来,因公社举行文艺汇演,我又到大礼堂去过几次。每次的感觉,仍然是神圣的,还带着几分神秘。80年代中期,我从部队回家探亲,去公社驻地看望我的老师。路过大礼堂时,瞧见大礼堂的玻璃大都破碎,屋顶已有多处塌陷,就像是脱落了牙齿的老人。空旷的屋子里摆着几台锯木头的机器,隆隆的马达声,锯齿的尖叫声,宣告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。问看门的大爷,大爷说:“礼堂早就不用了,这儿现在是木器加工厂了。”

去年春上,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我又去老老师家,曾令我敬仰的大礼堂已不见了踪影,原址上,建起了一家华丽的商铺。招聘广告上写着:高档服装专卖店。店内,装修得富丽堂皇,各种名牌服装,一排排地挂满了衣架。作为一种曾经存在的物质形态,大礼堂已经消失了。但它留给我们的记忆,是不会轻易抹掉的。

# 怀念电影



刘吉训

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,在我们那连绵起伏的山岭中,村里来个盲人说书的,算命的都要围大群人看,能看上一场电影自然是无比高兴的事情啦!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是1965年的一个夏天,乡里通知村里派四个壮劳力去“抬电影”来,大家便认为电影是装进一些大盒子里的小人儿,一打开盒子便出来跳啊唱的。因为晚上有电影看,大家早早吃了晚饭,换了衣服等候在村西头空场地里。等到村长一行人把电影抬来,才知道是些怪模怪样的机器。放映员在场地上竖起竹竿扯了幕布,随着“突突突”一阵轰响,银幕上就出现了很多人儿。那次放映的电影是《白毛女》,把大家看得一会儿哭,一会儿笑,声音在小山村中波来荡去。

那一方小小银幕像一架看得很远很远的望远镜,让看惯了日出日落的山里人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,像一本有声有色的书,让习惯了父传子学的乡亲们学会了从电影中寻求种田的

新招术、生活的新思路……

后来乡里筹钱买了一台8.75毫米的放映机,隔上个把月总能轮上一场的。尽管这样,我们这帮影迷还是都不满足,只要邻村有电影,管它有多远不去,其实就那么几部片子,可每看一遍总有每一遍的看头。记得有次听说邻村晚上有电影,我们来不及吃饭,就瞒着父母去了,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,大家不容思考马上向那个村奔去。等气喘吁吁赶到,第二场电影已近尾声,听人说那部电影叫《渡江侦察记》。可怜我们几个影迷又累又乏,没走几步我就倒在玉米地里……

再后来,进城读书了,学校附近的电影院也是我和同学们常去的地方。只是那时身上没有钱,就想方法同检票的大叔套近乎,大叔前大叔后叫得很甜蜜。那检票的大叔也拿我们没办法,就常准备两个小凳子,反正每次只给免两张票,自己端凳到空道上看。毕业联欢时,我们去请检票的大叔,大叔边磕瓜子边从衣袋中摸出一小本子来,抑扬顿挫地说:“今后有钱了请付给电影院电影票钱385元!”那时的电影票价不超过1元,何况我们学生是半票,你算算我们看了多少电影啊!

现在生活好了,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在电视里看到想看的影片,再也不用遭受我们看电影的那种奔波劳累之苦了。但我还是常常愿意观看那些具有乡土气息的老影片,看到它就会想起看电影的那段美好场景,品味着那段如歌如梦的年华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。

投稿邮箱: xingzouyantai@126.com